



凹凹巷

南飞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座都市有条街叫凹凹巷，凹凹巷是片贫民区，贫民区里住着个作家叫陆家成，他的故事无人晓，他的名字人皆知……

本书以我国北方某城市为背景，通过对作家陆家成及他身边的女人那亚丽、郑婷婷、林梅、赵雪凤等人各种生存方式的展现，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中普通百姓的苦闷，困惑，无奈和奋争及生活重压下对命运的觉悟。

作品从政治走向哲学，又由社会批判走向人性批判。从而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最终不可意志性。

开卷酸甜苦辣，掩卷令人深思。

作者不杜撰故事，不臆造情节，而是将琐碎的日常生活不失原色地组接在一起，成为一幅百态纷呈的市井图画。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力作。

小说是历史的注释

——作者



南飞(李景敏)、满族,一九五六年生于东北锦州市。当过知青、工人,杂志社、报社记者、编辑、副主编及电视编导。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广播剧,短、中、长篇小说二百余万字。其中长篇小说《裸魂》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现任西安秦風创编书院执行总编。



凹凹巷是一条大巷，两边住着二百来户人家，布满了这座城市东南角的整个低洼区。

巷里的房屋横七竖八，其中的胡同也就曲里拐弯错综复杂起来，因此不好个个有名，有了也白有，邮差小哥不寻的。所以，就立了一块大牌子于大巷口——凹凹巷。

上了年岁的人都知道，凹凹巷属“王八厅”^①——养人。解放前是最出名人的地方，也出了好多名人。比如：区里的

^① 王八厅（ting）：方言。原指长年积水，适于甲鱼繁衍生息的臭水洼子。这里称低洼潮湿的住宅区。

□□□、市里的□□□、省里的□□□，乃至部里的□□□……那眼眉前儿的就能数出五六七八个来。

时值今日，这地方仍也低洼，却出不了了名人，没有名人来就难有名人出，有头脸儿的人谁再愿光顾这里呢？坐上飞机从高空往下瞰，挤挤茬茬的人家，驴马蛋般让人倒胃口。

那些搞房地产开发的公司们也曾往这里动过心思，立了“标杆”左量右照，可最终还是放弃了，扒了房屋填了坑再打基础，那付出的代价比盖了十几幢楼房还惨重哩，如今是商品经济社会，经济效益第一位重要，谁愿干这种赔本的买卖呢？

陆家成就住在这里，临街、老户，承上启下的房子。“妈啦巴子，这辈子算搬不出去了。”他虽在市委直管下的作协就职，但他自知他是最小的一个人物，甚至称不上人物，除了自己兜里的钢笔之外，他无有领导任何人的权力，加之不会左右逢缘，什么房子、增工资轮上仁圈儿也挨不着他的边儿，哪一天就是老天爷突然开恩下起了大雨，他想别人即便接满了盆，也绝不会有一星半点让他沾上。所以，他从不盼老天爷下雨，天燥大家渴，免得旱涝不均。

他是凹凹巷里的名人，他是作家，虽然一年到头净是“坐家”而不是“作家”，但毕竟属这地界中的“白领”——精神贵族。街头巷尾那些老少爷们儿、娘们姐们儿们哪个不尊他为师？谁个不以他为荣？出了这巷，他算什么东西？谁认识他老大贵姓？所以，他有时也心安理得，飘飘然生出自

我陶醉感哩。

每当这么想时，陆家成心里总有条卧蚕般涌动，手里攥着那东西就左右戏耍不停。

陆家成不知何时养成的这个习惯，每晚睡前都要思前想后一番的，想时那手就不时闲^①了，奇怪的是今晚这东西的反映不同寻常，就觉手心不但有了“物”感，而且那玩艺竟然如“红杏出墙”不可抑制。陆家成心头一喜，旋即又沉了，心想：怪不得这东西这般灵性呢，我还以为真的导通了哪根神经，却原来是凹凹巷添人进口了呢！恍惚之中，就听隔壁传来那小妇人呻吟之声，嚤嚤的似孩儿哭泣，很颤，不是很惨……

陆家成就仄起了耳朵。

凹凹巷的墙壁大都不隔音，常年虫钻鼠盗，使得砖缝中的土稀稀松松的。左邻右舍作事背不得人儿，甚至半夜里在被窝放个响屁，隔壁都能听见。陆家成就怀疑自己底下力不从心，是不是与这大有关联，办起床上市来老是像作贼，大气儿不敢出，自打结婚到现在就从来未尝过啥叫忘我的境界，自己在干什么脑袋里清醒得很。哪比得了现在这些男女小青年，一个个野地里毛驴儿、下河的鸭子似的，咋痛快咋来，就没有顾忌的事。——瞧街上那些花花绿绿追求性感的女人们，前露胸沟后裸背的，接老年人说法——大有脱光剥净的趋势，好像人肉体越加展露，人越真善美似的。

^① 不时闲：北方方言，不停顿或不间断的连续做一件事或几件事的意思。

陆家成喷了几下嘴儿，就觉隔壁那声音更是显著，吭哧吭哧如面食馆里的大师傅运开全身解数在揣案板上一堆缠手的面。底下那东西就越加如炬，脑袋里就倏然现了“洞房花烛夜”那句诗来。不禁顾自一笑，翻过身，将一只手伸出被窝儿，欲推妇人醒来，遂发现盖于妻身的毛巾被簌簌抖动，似有一只猫在里面玩耍……

黑暗中妇人见陆家成的手伸将过来，忙将闲置的另只手迎了上去，一把擒了他的腕，不允他探碰，指甲深深抠入他的脉门，痛得陆家成双眉紧拧不得动弹。

二分钟过后，妇人方才吐一口长气于腹内。陆家厉一吸鼻子，感到肠胃一阵翻搅。

“真自私，从来就没考虑过我！”

“你？！”

“咋的？我刚才就行了，竟让你给搅了！”

妇人一敞嘴，说：

“算了算了，结婚十几年了，我不知道你么？还不是没等“过堂”呢，就招了供！”

陆家成不服，一鼓身坐将起来，说：

“‘招供’咋的！责任在你。”

“我不是妓，那些下流动作我做不出，我也不做，谁能做你找谁去，甬指望我！”

陆家成心里嘀咕：那个玩艺坐根也行来着，自打出了问题你就不理不睬，啥时变着法刺激它来，锁头不用还锈簪呢，何况它是个血肉之物。肚里的气儿憋得鼓鼓的，就说：

“好好！我不跟你吵，我不是没你不行，这些年不也过来了么？”

这时，外屋床板吱嘎嘎响了一阵，女儿川川眯眼不睁摸到墙角的痰盂，烦躁地嘟囔道：“深更半夜的，有啥话你们明天说就不行？！”

陆家成不说话了，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根烟来叼在嘴上。

妇人也不言语了，背对着男人闭上了眼睛。

陆家成抽完了一根烟，仍无倦意，就又侧过身巴拉下妇人的肩头，问：

“哎，你睡着了么？”

“……”

“亚丽，你睡了么？”

“嗯，睡了。”

陆家成扑哧一笑，又问：

“你始终没睡么？”

“……”

“哎，你都听见了么？”

“我又不是聋子！”

“感觉咋样？我有生第一次听见这动静哩。”

“羡慕呢，还是嫉妒？你得有那份能耐！找不自在，噢！”

妇人说完将毛巾被蒙在了头上。

陆家成被妇人堵得一时没了言语答对，遂干咳了几声，之后，便一缩身钻进了被窝儿。顾自想，那小妇人白天他见过的，还隔着矮墙冲他一笑哩，好迷人，雪白的婚礼服，

雪白的脸蛋儿，盛开的梨花般美艳。手就不由又探了下去。

陆家成睡不着，就胡乱思磨：如今人呐忌讳是多了还是少了真难说清，穿白纱、扎白花、蹬白鞋、套白袜，依老人说法那是给死人“带孝”的扮相，如今竟来个大掉个儿，还起个说法叫：纯洁无瑕。嘿，现在的女孩有几个能将身子“纯”到婚前呢？好好的眉不要，非得剃净缕纹它一道，与殡仪馆停尸间里给死人化妆那描法有何区别？脸就更甭提，不管黑白胖瘦，一马抹增白霜，俗话说一白遮百丑，白就那么好么？怪不得大洋彼岸那么迷人，与白人为伍也是一种雅贵哩。老远的望去倒也受看，谁知道卸了装会是怎样的本来面目呢？垫鼻梁、垫乳房、垫臀部，割双眼皮儿……女人什么地方都可以修改。噢女人是水做的呢，水就应该纯净透明。男人真是可怜又自私，保证得了上游无人洗过脚，保证得了下游无人牵马来饮水么？熟不知，女人是水水是流动的呢，女人的漂亮本来就不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呢。男人就不行，男人化了装就不伦不类，男人是山，男人得靠挺拔立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才就得有财，没有财就得有才，不然就没有女人，为什么要女人呢？女人的脸蛋可以征服男人身上的才或财，男的才或财为什么就只是征服女人的脸蛋呢？……

陆家成越想越多，越想越离题万里，知道这样想下去如“回文”佛经不会有个始终，白浪费精力，就理智的将思绪拉回了眼前，想不知隔壁那小妇人姓氏名谁，何方人士，在哪供职，文化深浅？是否也喜欢文学呢？唉，这年头爱好文学

的女孩太少了呢，不被金钱所惑的有几个呢？

陆家成无声一叹，调个身，遂闭眼睡去。

2

翌日一早，陆家成和那亚丽照往日皆晚起床半个多点儿。

女儿川川六点半上早自习，已经走了。

陆家成不上班，懒懒散散的叠着被子，晨起时间的推迟丝毫没影响他的生活节奏。那亚丽就不行，梳头洗脸，擦脂抹粉，忙得她心脏突突直跳。

“我出去买几根油条吧，亚丽。”

“买个屁！都啥点儿啦！我说家成，你白天是不是过去和小俩口儿说说，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我非患上心脏病不

可。”

“唉，年轻人可以理解，就让他们折腾几天吧，新鲜劲儿一过也就自然消停了。”

“不行，你必须跟他们说。”

“这种话我怎么说？还是你愿意听。”

“废话！……”

那亚丽正欲向陆家成发火的当口，“哐哐哐”就听有人敲门。两个人皆楞怔一下，相互对视，猜不出一大早何人踹门造访。

那亚丽说声：“哪位？门没关。”话音落时，一前一后进来俩人，手里分别拿着一袋糖果和一盒香烟。

说曹操曹操就到。那亚丽脸腾地就红了，想刚才那话被人听了去有多难堪，毕竟与他们不熟的呢。便忙将二位新人迎进屋里，让座，沏茶倒水异常热情。

两位新人盛情之下反倒显得有些拘束，屁股抵在床沿上，陪主人站着。那男人有些腼腆，直往小妇人的身上靠。憨憨地说：

“大姐、大哥，往后我们就是邻居啦，还请你们多多关照哩。”

“对对，我妈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我们只隔一墙，拆了墙就是一家人哩！阿良在药厂上班，开车的，经常不在家，往后免不了你们照应的。我叫赵雪凤，就叫我凤子好啦。”

小妇人舌尖很是利爽，一口齐整的小白牙，说话时笑笑

的，眉眼很媚。将手中的糖果剥了纸，硬是塞进那亚丽的嘴里，扭脸见自己的男人站在一旁傻笑，就忙使个眼色给他。男人迟愣一下，遂抽出一根香烟来，给陆家成点上了，自己也点了一根。

得人如此之尊重和信赖，陆家成和那亚丽心里皆感到热乎乎的那么舒服。就说了很多也让对方热乎乎的客气话。

陆家成借抽烟之机，定定的瞅了几回小妇人，就想：这女人一定是见过世面、经过大场儿之人，嘴很溜，很会办事儿，明知墙不可拆才说出拆墙一家人的话，很会讨人喜欢。但不知根底如何，便故作不经意地问在哪上班、家住哪条街巷，有几多文化等等。

小妇人坦白得很，说她家住东郊，还是“白本”^①，高中没有考上，就成了闲人，这不嫁了阿良，好歹也算有个归宿。

陆家成边听边点头，问：

“平常喜欢看书么？”

“还可以。”

“都喜欢看什么书？”

“武打的我不爱看，那是男人们的教科书，琼瑶小说我倒看了几本，不过都是消遣，打发光阴而已。”顿然，发现了墙角立着的书柜，便笑了一下，说：“看得出大哥是文化人，才会问我这问题哩。”

陆家成很是得意，正欲说什么，遂发现那亚丽在狠狠地

① 白本：意指户口、粮食关系皆不在城里。

用眼剌自己，便咽了回去。

这时，门一响，又有人进了来，是左邻虎子他妈林梅。手里还拎着条毛巾，见屋里有客人，就欲转身退出，被那亚丽喊住，拉进了屋，给两位新人做了简单介绍，然后偷眼看了看表，满脸歉意地说她不能再陪了，上班迟了到半月工资就没了，改日再唠，就风风火火地走出了家门。

小俩口这才意识到屁股太沉了，初次交往不该打搅这么久，就双双站起，与陆家成、林梅说了几句客套话，遂告退。

送走小俩口之后，林梅反身跟陆家成进了屋，靠站在屋角的书架上。这里就好像她租下来的位置，每次来都是如此。也不言语，低垂着头，将那条毛巾拧成个麻花状，在手里反来复去不停地缠着。陆家成边继续收拾床边问林梅是否有事，林梅点了点头。

陆家成将床拾掇毕，就点一根烟，坐在床边吸，见林梅仍低首不语，就定定的看着她，发现她眉宇间布满阴郁，心里不由一阵翻搅，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

这妇人长得并不丑，长长的披肩发，一双弯眉大眼，从不修饰脸面，却更显出她与众不同的丽质和端庄。只是不爱笑，一年四季难得见她开心的时候，说她是忧郁美人也不过份。男人是市金属公司的采购员，长年在外地驻在，就是回转家时，也呆不了几天就走了，钱每次都不少扔下，可林梅娘俩儿不图稀这个，每每分别时林梅都要抢着丈夫大哭一场，生离死别似的。陆家成隔着墙壁听得很清楚。却很少听到虎子他爸哄妇人的绵绵话语，而大多是责骂声、甚至有推搡、触

打的动静。陆家成很为妇人不平，可那是人家的私事，他如何过问得了呢？

这妇人大陆家成二十八天，可硬是管陆家成叫大哥。她喜欢陆家成，仰慕他是文化，倾羨他整天守在家里，守在老婆的身边。虎子他爸不在家时，屋里屋外的好多活她都干不了，有时能干也不干，比如往墙上钉个钉啦，锯块木板啦，罐煤气罐啦等等等等，就趁机过来找她这个大哥，她很愿意站在男人身边看男人干活，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陆家成毕竟是搞文学的，他完全体察得出这妇人是怎样个心里，也愿意帮她的忙，所以，每次都是有求必应的，从不犹豫或找借口推拖。一方面他可怜这娘俩儿孤苦伶仃，说可怜这词儿有点不太准确，其实陆家成是很乐意帮助女人的，即使林梅不是这个情况，他仍然甘心这么做。另一方面，他有的是时间，他虽是作家，但不是书呆子，除了那个不行之外，他很愿意做男人能做的事儿。当然做这事时，是尽量背着那亚丽的，林梅也很少在那亚丽在家时找她这个大哥。不是那亚丽不支持丈夫助人为乐，只是她醋劲儿太大，陆家成也不愿将屁大点小事，引起鸡鹅格斗的，犯不着。

背着那亚丽陆家成还给虎子开了两次家长会呢，充了两次虎子他爸。不是陆家成愿意这么做，是虎子老师认定了陆家成就是虎子他爸，他不知怎么就接受了，弄得他浑身直冒虚汗，回来后就跟林梅学说，说这个爸我绝不再当了，比上了大刑还难捱。林梅就吃吃笑，说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上了贼船就别想下去。当时林梅正炖鸡，就掰了一个鸡大腿

给陆家成，非看着他吃掉不可，说是对他的奖赏。然后就收敛了笑容，说她有心让虎子认他做干爸哩，不就名正言顺了么？又说陆家成有文化，虎子又聪明，就应该有个爸常教导他哩。陆家成也不言语，边啃鸡腿儿边嗯嗯的点头，嘴巴上弄得满是油。林梅掏出手绢给了陆家成，又说：我跟孩子商量几次了，可这孩子不争气，跟他爸一样，拗得很，真气死我了，他说他只崇拜他爸爸，说长大了啥地不干，也当采购员，要挣好多钱给他妈花。”

陆家成没有笑，擦了一下嘴巴，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林梅知道陆家成一直在死死地盯着自己，就扭了头，装作看书架里的书。

陆家成遂收回目光，轻叹一声，在地上踱了几回，说：

“虎子他爸还没信么？”

“没有。”

“又走了有俩月了吧？”

“嗯。”

“给你们寄钱了么？”

林梅晃了晃头，转脸时，眼里盈了泪水。

“有什么用？钱能代替一切么？”

“唉，这个虎子他爸，也真是！”

陆家成眉头也随之系了个疙瘩。

“不过虎子他爸也不易，这年头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停了会儿，又说：“林梅，你们厂效益还好吧？”